



人物

先生，你不是传说

合肥 苏天真

苏轼(东坡)的塑像,坐落在眉山三苏祠披风谢前,先生背倚葱绿,盘陀而坐,青石奠基,且腕倚膝,坐北朝南,仿佛是当年在黄州城东山坡或儋州临海巨石之上,那睿智那慈祥亦如黄钟大吕般的人格之韵。记不清多少次,为了这挥之不去的却之复来的先生情结,我打老远的合肥跑来,在这方净土上穿梭寻觅,偶尔停下脚步来瞻仰塑像,先生之于我,永远是不变的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乐观豪迈,诚如宋孝宗赵昚赞语:“雄视百代,自作一家,浑涵光芒。”

一次又一次,我都会有一种冲动,想写写这位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“一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”的中国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天神。除了先生堪称是中国文人的天花板之外,却对先生当年眼底烟云所知甚少,所以,不管如何变换角度端详,总觉得先生的目光睿智淡定,抑或是期待;淡淡的忧郁,淡淡的不安,像是壮士闻鸡,又像是英雄凭栏……

想想也是,先生出生于1035年1月8日,到他1057年进士及第,两年后空降凤翔府判官,满打满算才二十二岁。站在二十二岁的高度倚风长啸,苍茫四顾,自他的双眸中射出,是一股凛冽的心灵之光,它犀利似箭,冷然有声,它暗鸣叱咤,纵横疆场,所有的书写符号,都凝聚成中国文化史上的巅峰。

传说是什么?我以为传说就是半隐半现于缥缈云烟中。对于传说所经之处的人,主体迄未出场。然而,现在,这位不论在大宋朝野还是民间都声名赫赫的文坛巨无霸,对于千年后的我,已不是传说。

先生的人生史,有一半是在凄风苦雨中度过的。

1075年因“乌台诗案”被囚,到1097年,先生流放之地一次比一次偏僻,由黄州惠州再到儋州,一路南迁。屋漏偏逢连阴雨,半年后,妻因瘴疠而世。先生经受了宦海折戟与亡妻的双重打击,痛不欲生,曾为之绝食。呜呼,嗟尔宇宙之大,四顾唯见茫茫!与弟书信,成了他精神上的唯一支柱。那天,太阳明晃晃地悬在头顶,照耀着万物疯长的季节。莽莽丘陵同折绵亘的儋州,石滩河交伦河汇流于此,在沟壑纵横,起伏杂陈之中形成小小的冲积山地,与沃野平畴间的阡陌纵横呼应,散发古诗一般的田园之美。香芋、花生,还有田埂上见缝插针种下的黄豆和绿豆,汇成无际的浓绿,遮蔽了大地。尤其是一人多高,茁壮得更像是密匝匝森林的甘蔗。它们无风自摇,飒飒有声。

刚坐下来没吃几口芋头,门前桃柳林中一群鸟儿突然扑簌簌地飞起。此时,昌化军知州一杆人马入尘而至,于苏过匆忙禀报,徽宗立,赦先生还朝。这是公元1101年,64岁的苏轼峰回路转,命运发生了奇迹般的改变。次日,苏轼一行将重返汴京,一腔热血无穷绪,临风怅望独长吟。这是吊古惜今的感喟。

第二天,太阳照在先生自娱为“桃柳庵”的茅屋上空,街巷在清晨的阳光里泛着青绿。苏过赶着牛车,走在城外的官道上开始远行。他租用的牛太老,牙齿磨钝,脖子上堆赘皮。

老牛喘着粗气,穿过平野,穿过秋天收割过的庄稼地,穿过荒鞠的车马店,穿过秋葵开得茂盛的农舍。长天之下,当先生路过镇江金山寺已是暮色沉沉,这里有他的挚友李公麟留下的东坡画像。

夜已深深,更漏声声。但先生睡不着,他在金山寺里踱了几圈,苏过秉烛照亮李公麟的东坡画像,他仔细

端详画中的自己,百感交集,思绪万千,但双眸朗畅,四气和平。回想自己当前的处境,竟和头两次被谪何其相似。失意也罢,坎坷也罢,先生纵然不减豪放的本色,临别时提笔写下他一生的注脚“心似已灰之木,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”(《自题·金山画像》)。

先生说,如果要论我这一生的成就,亦是黄州惠州儋州三地。文字简练,声色平淡,却气可横秋——从世俗的角度看,这三地应是他被贬谪的地方,更应该是他人生低谷才对,可他为什么却说这三地成就了他呢?这四句话,与其说是应和李公麟的画,更像是自我命运的垂询。

在被贬谪黄州5年里,先生从学士变成了农夫,学着种稻,收获之后,像孩子一样高兴。他喜欢美食,黄州猪肉便宜,研制“东坡肉”,风靡全国。他自建房屋,名曰“雪堂”,过着自在旷达的生活。但先生无论经受什么样的苦难,都不会自暴自弃。

年月远隔,江湖辽阔。我突然觉得先生离我如此之近,我与他,不仅因文心照,因画心照,还因我祖源自眉山心照,彼此的身体流淌着共同的血脉,我们熟知的诗词大都诞生在被贬谪黄州的路上,先生用最为擅长的文字表达,把生命中微小的感动记录下来。于是,我们看到“拣尽寒枝不肯栖,寂寞沙洲冷”(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)。“这是在贬谪后的虚无,孤独以及渗入骨髓里的寒冷,在《寒食贴》里看见他生命沉底的哀伤,在《赤壁赋》中看他的豪迈和辽阔,在《定风波》里看他的豁达和超然。亦如他所说的“某平生无快意事,惟作文章”(《春清记闻·卷六·东坡事实》)”,文字就附着他的魂魄。

读先生久了,仿佛他来这个世界上,就是专为挖掘文学艺术元素并推动文学艺术发展而来。中国文化向来崇尚圣人高人,我更喜欢至诚真人。他被贬谪黄州第二年,有两个友人来看他,他在《后赤壁赋》有这样的细节,“二客从予,过黄泥之坂,霜露即将,木叶尽落。人影在地,仰见明月,顾而乐之,行歌相答,已而叹曰‘有客无酒,有酒无肴,月明清风,如此良夜何?’”先生第一反应就是找老婆,“妇曰:‘我有一斗酒,藏之久矣,以待子不时之须。’”这其实是一个稀松平常的细节,从中可以感受丈夫对妻的信任,妻对丈夫的懂得。每读至此,从感官到心绪都是漫卷诗书悲欲仙欲狂吧。

我们用眼睛观察这个世界,可看到的总是不同,没人知道看待世界有多少个角度,而先生的角度,也许就是最另类的。先生曾说: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。(水调歌头·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)”正是上帝给了他莫大的机缘,才会让他看到世间最美的事物。

挫折给了先生成就最牛的中国文人。或许惊世之人必定不是凡人,在我心上,先生一直是英武、刚毅、豪爽的风雅斯文,唯有偶尔想起当年“乌台诗案”那惊心动魄的一见,想起那张充满正气、又紧张、又悲愤和无奈的脸,今天的我只会仰对苍天,暗暗自语:先生,你不是传说。



秦岭 庐江 李解

感悟

此时,我生活在秦岭脚下,或者说,我奋斗在这里。

我每日学习、用餐、入寝,然后望着秦岭,再学习、用餐、入寝,忙忙碌碌,再望着她。她距离我这么近,却又那么遥远,我只好远远地望着她、迷恋她、欣赏她,她却只不过露给我一面。除了云和霞,她就是静止的,是一幅画。直到全身心地陷进去,穿透过去,才能看到她的全貌。这片土地的光阴,夜,薄薄的雾,都是她赐的,都沾染着她的魂。

我时常在夜里见到秦岭,夜里见她的时候,我就坐着,人一坐下,心思就摊在了身体外面,就能听见世界是多么安静。这已不是傍晚,而夜渐深,所有属于秦岭的一切好像消失了,看不清了,就只剩下一个人,在这里听着。如果用心的话,能听到秦岭微微的鼾声,我于她是如此渺小,或者她爱仁,便同风声于我诉。

我就一言不发地坐在那,甚至不去思考,以免让人看透,看透所有存在的东西——文字、语言、思想都如此脆弱,一落到地上就会消亡。她说我在这,是因为山林不同于城市,城市和夜不能共同收留一个愚者。在那里的每一个夜晚都连接起来,我有时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停止了思考,还是思考得过于快速以至看不清过程。因为这句多余的怀疑,让我继续感叹生命的魅力,便感受到一种来自历史的纷争、战场的气息。“所有的战争都是政治”,那爱情呢,自由,金钱,欲望,信仰,直到丽贝卡又开始吃土。随即便利了所有,又达到新的境界,这种新的思考已经不同于往常,或者不能叫做思考、探索的方法、探索方法的方法都不再延续,这之外,无法考虑的或许是人的命运。

在这之间我突然看到,另一个自己在床上熟睡,而梦在我这里。在另一个城市,另一个我用毛笔在洁白的墙壁上书写着什么,还是刻意将洁白的事物抹黑。那是我,这也是我,我将要离开,转身走进秦岭的深处,走进模糊的黑暗,没有常识告诉我树林的黑暗,并不遥远,只是面前的一幅画,便踏进去。

忘记我,像雾霭深隐巨龙。秦岭告诉我我的渺小,所以白天总会到来。她让我去想象,不必太久远,这片山脉永无终日地在这里,被这片土地上的子孙冠称为龙脉,多少金色灿烂的日子里,九五之尊,万物的精华来这里祭拜。这来来回回的兴衰,繁荣,到人们离去,她在这里沉积了多少岁月,她比任何事物都有资格被称作这片土地的主人,但她没有,这便让山成为了秦岭,她从此不再多言。

秦岭不像别的山峰一样岩石陡峭,露出那种坚硬的颜色在外面,而是树,满山的树,只有几道侧峰会把她的身体露出来,成熟却不失情调,由此,她一定是个完美的女人。这片绿让秦岭有了灵性,有了深度,你看她再不像山,像自然,像万物,便能听到鸟鸣。我更爱她身旁千姿百态,晕着各种色彩的云雾,她的面纱。哪怕是一小朵路过的白云,也能被她撩得弯弯绕绕,再调一滴彩墨,这种稀少的美景,却只不过是她轻轻的拨弄。

山雨袭来,清白的眼里最黑暗。淋着风,听着雨,直到想通自己为什么渺小,或只是停止了思考,继续变化。秦岭不再面向我,她是否见过一些隐者,还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。时间在流逝,它依然在流逝。我读起书中的文字,白色的底,黑色的墨。站起身,我又投身汪洋大海,对着斑斓的鱼笑。这些于我还是复杂无比,但一想到这,就能听见面前的声音——我知道了,我明白。抬起头,突然感到秦岭的高大,因为我只在它面前,只在它脚下。我没有进山,但有一天我会背向它,离开它,去新的地方奋斗。

